

章太炎未刊藏书批校题跋辑录

罗志欢 易淑琼

暨南大学图书馆藏有章太炎先生生前藏书近四千册。其中明陈献章《白沙子全集》、清王夫之《船山遗书》、清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、清张志聪《本草崇原》、清柯琴《伤寒论注》以及日人长井江衍《江氏周易上经时义》六种,上面各有太炎所作藏书题记一则,批语若干,均为章太炎各诗文集所失收。兹予辑录,并作简要分析。

一、陈献章《白沙子全集》

《白沙子集》六卷,京肆所得也。白沙平生不尚著述,其意多寓之诗,或见之书札中。盖至道无名,有名而辨讼起。自宋以来,儒言相轧,多随门户而不征之于心,其辨讼又无法度,令人恹恹,莫能理其是非。白沙一切寓之于诗,则讼竞不起,而人庶知自反,儒道与释老异同,亦不言也。湛氏传其学,始有内外同异之辨,其去白沙之风远矣!世或疑白沙为禅,亦或力为之解说,号以真儒。虽然生化之说,宋明诸贤皆执而爱之,白沙不免焉。可谓豪杰贞固之士,于孔佛皆不尽也。章炳麟记之。(图见封二)

此则文字题于卷首扉页,系对陈献章其人其学整体之评价。太炎批本为清康熙四十九年(1710)何九畴重编刻本。

二、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》

晚岚与戴东原同时相善,皆不嫌宋儒。顾东原所以诋宋儒者,曰责人求备,不本忠恕而已。周程诸公虽无此,而末流如此者固多也。晚岚则搜人隐微,唯恐不尽,迹虽不害,必诛其心。不能托明鉴于人,乃托明鉴于鬼神。使鬼神非聪明正直耶,存其事何益?使鬼神果聪明正直耶,则人正当效此明鉴也。由其说使人契刻之心脉,甚于宋儒末流,而与东原正相反矣。不悟以此持世,机械日深,彼此相斗,虽契刻亦不足以御千万人之黠慧也。老子云:“善者吾善之,不善者吾亦善之,德善;信者吾信之,不信者吾亦信之,德信。”是岂晚岚所知?(卷首《序》末空白处)

碾玉用沙计,古今不甚异。唯刻玉成篆,多置金刚石缝于刀头,此即所

谓昆吾刀欤？（卷十七姑妄听之三，页17b）

东原真有是言否？（卷十八姑妄听之四，页1a）

大抵时疫多再归热之类，即所谓先厥后热者也，景岳法固不合。又可达原饮亦适以燥烈济热尔。《伤寒论》：“脉滑而厥者，里有热也，白虎汤主之。”则重剂石膏之治，正是古法。（卷十八姑妄听之四，页22b）

太炎批本为清嘉庆十二年（1816）北京盛氏重刻本。其中第一则题记比较了纪昀和戴震之学之异。另外三则批语则或补正，或质疑，言而有据。

三、王夫之《船山遗书》

《船山遗书》二百八十八种（卷），伪清两江总督曾国藩刻于江宁。先生秉乾元之德，值废兴之际，潜耀制作，纲维华夏。今之光复，自其《黄书》、《噩梦》出也，继大禹、尼父以后，盖一人耳。国藩生其乡里，而为羯胡尽力，勒灭洪氏，始犹以保民自号，功成，乃悉心从逆而不辞。晚盖悔之而刻是书，有以知先生绪言遗教，虽蛾贼，凶悖可化也。（图见封二）

太炎批本为清同治四年（1865）曾国基金陵刊本。此题记题于封面，言曾国藩刻《船山遗书》是由于晚年自悔，与太炎《文录续编》中《书曾刻船山遗书》所言“刻王氏遗书者，固以自道其志，非所谓悔过也”颇有出入，自相矛盾。

此书太炎备藏二部，另一部有批语一则题于书眉，纠《船山先生传》所署时间之误，曰：

己酉在吴三桂称号前，此字有误。按：先生于崇祯十五年中式乡试，时年二十四；卒，时年七十四岁，则在清康熙三十一年也。又，十四年而敢作《行述》称“蒙太史之采风”，太史即谓提学。是己酉当作乙酉，时康熙四十四年也。

四、柯琴《伤寒论注》

《伤寒论》为仲景亡后叔和所编，其条目或无次第，世多疑叔和改定。按叔和于诸方有疑者，多自加按语。若小青龙汤，喘，去麻黄，加杏仁，则疑“麻黄治喘”，不当去。大柴胡汤无大黄，则疑“不加大黄恐不为大柴胡汤”。其余方下注云“疑非仲景方”者，尚有数条皆见治平林校原本，咸注已多去之。以此知叔和所见各本不同，故往往致其疑惑。夫据宋不同之本互相补充成为定本，自不能秩然就理，固非有意颠倒也。《痊湿喝篇》云：“太阳所致痊、湿、喝等”，宜应别论。此则各本杂在《太阳篇》中，至叔和始，特为改编者，虽非仲景真本，以其自成条理，故后人无异言。今世改编《伤寒论》者，亦犹叔和之编《痊湿喝》耳。夫戴记述事无序而魏徵集类礼，左氏五十凡例因事著见，而杜预集释，例其在医经《素问》、《针经》旧有篇第，而皇甫谧、杨上善之流又各分科编次，凡以使人易晓而已。夫改编《伤寒论》者亦然，若必诬谰叔和，自谓己所定者即为仲景真本，只见其惑

也,柯氏凡例云:“虽非仲景编次,或不失仲景心法。”视方、喻诸家为慎。(卷首《自序》末空白处)

阳风乃用桂枝温药,阴风乃用石膏凉物。既言“阴风”又言“热淫于内”,吴鞠通极诋先生自相矛盾。不知阳风寒微,营卫易于抵拒,故热外发而微;阴风寒甚,营卫难于抵拒,故热内蕴而甚。是以阳风反用桂枝,阴风反用石膏也。吴氏浅识,何足以知之。(卷二,青龙汤症,页19)

此条究竟难解,注亦支离。

下法云“伤寒重者烦躁,轻者微烦”,此既以为伤寒轻证,又补“烦躁”二字,前后自相反矣。

表证尚轻,表证将罢,何以倍用麻黄?此先生不了处。(卷二,青龙汤症,页19)

按“三方鼎立”之说,实始于《金翼方》。(卷二,青龙汤症,页21)

如此说则是倍用麻黄所以监制石膏,恐亦不确。(卷二,青龙汤症,页24)

人身水液本非纯清,中焦尤甚。大抵寒热入里,轻则水凝,剧则水涸也。凝犹未至于涸也。故渴欲饮水,水入反吐,以五苓散化其凝液,济以暖水,则渴自止。若渴饮数升者,此水涸也,水涸非可化生,故宜白虎除热。柯以火用不宜为说,非也。此但轻于白虎证耳。(卷二,五苓散证,页29)

按此与白虎证不同者,其渴不甚耳。不当加“心下悸”三字。(卷二,五苓散证,页32)

大黄中有五倍子质,故下后能回津液,亦能作痞。病在内者,误下作痞而已;病在外者,误下后津液上升,而外热又入,津液与热相搏,故为结胸。(卷二,陷胸汤症,页37)

大下之,何以不大便五六日?盖下后,大黄中五倍子质胶滞肠口,故不大便也。(卷二,陷胸汤症,页38)

按如柯说则“藏结即寒疝”也,大抵此章专论结胸,旁举藏结以见其异。而藏结非伤寒误下所致。(卷二,陷胸汤症,页42)

此乃病在冲脉,非旁光也。所以与桃核承气证分。(卷二,抵当汤症,页52)

近人桑菊饮、银翘散皆以轻剂和之。然主治在肺,而不在胃,犹未能丝丝入扣。(卷三,阳明脉症,页2)

此数语大误!按《经》言“汗多则热愈”,“愈”自训“病解”,非“病愈甚”也。盖二语本承属府不令溲数言,溲数汗自少矣。以须汗多,故不令溲数也。(卷三,阳明脉症,页4)

梔子豉证为热入膈与冲脉之病。冲脉者,十二经之海,是以营热转甚,以归冲脉。今所谓“大动脉”是也。心中懊恼诸象皆是热入冲脉,犹未犯心。若犯心则死不旋踵矣。治冲不应取之阳明,故列为阳明证,营本属于太阳,故亦列为太阳证也。(卷三,梔子豉汤症,页26)

此数条本在《太阳篇》，太阳以胸中为里，阳明以胸中为表，故两经同得用栀豉。

又按柯君《论翼》明言：太阳主营卫，心胸是营卫之本。然则栀豉证心中懊懊，胸中窒；小柴胡证胸胁满，心烦；大柴胡证心下急，心下痞硬，正宜在太阳篇，不必移入阳明、少阳篇也。阳明亦有栀豉证者，以胸膈为太阳之里、阳明之表也。

少阳亦有小柴胡证者，以胆与三焦同病也。盖柯君《论注》先成，《论翼》后定，不及追改也。（卷三，栀子豉汤症，页28）

按《本草》柴胡主治“胸中痰实”，本非纯表药。若谓病在半表半里，当得一味表药以散之，何以不用桂枝乎？（卷三，柴胡汤症，页64）

按呕家不可用建中汤，以甜故也。然桂枝汤证中本有“干呕”，明“呕家”指平日喜呕者，非谓猝病时干呕也。此证桂枝不当去，况方中有柴、芩苦味，非如建中汤之纯甘乎？（卷三，柴胡汤症，页66）

按此是寒热错杂之病，与干霍乱因阴湿寒者不同。干霍乱者即心疝、寒疝是也。（卷三，柴胡汤症，页80）

按自来说少阴证者，皆偏主足少阴。柯君亦不免此误。其实《阴篇所》所说指手少阴居多。（卷四，少阴脉症，页8）

厥阴证有此。盖内必有气上撞心，心中疼热之象也。所以异于少阴寒厥，而方亦不同。

案先生《伤寒附翼》与此论异。（卷四，四逆汤症下，页31）

今西医说蛔之初生，起于小肠，穿肠入肝，由肝上膈入肺，乃倒行下胃还肠。古人以蛔病属厥阴，以其自肝而上也。不必以“厥阴风木，虫为风化”附会成说。（卷四，厥阴脉症，页45）

按四逆散固微下剂，白虎汤不得言下。此拟未合大柴胡汤有大黄者可也。（卷四，热厥利症，页53）

柯琴，字韵伯，号似峰。原籍浙江慈溪，后迁居江苏常熟。清初医学家。柯氏对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研究精深，颇有新得，撰写《伤寒论注》、《伤寒论翼》、《伤寒附翼》，合称《伤寒来苏集》，为伤寒学派的重要著作。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《伤寒论注》。《伤寒论注》共四卷，是柯氏将《伤寒论》原文，依据六经方证，分立篇名，重加编次。每经先以脉证为总纲，继即立一主治方证，并归纳加减变化类方诸法，成为一个系统并采取分篇汇论的体例，注释仲景原文和辨证前人的学说。

太炎批本为清扫叶山房本《伤寒来苏集》。第一则题记为总评之论，其余几条批语则或纠错，或补正。辩证病理，运用药方，颇有心得，洵与柯氏之论相得益彰。

太炎先生在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）博古堂重刻《伤寒论注来苏集》本上亦有批注，较扫叶山房本少。

五、张志聪《本草崇原》

是书名为《崇原》，其实不能得《本经》真旨，且《本经》药物既不全载而又附入唐宋所增以乱之，陈说性味又喜附以五运六气之说。此陶弘景、苏恭、掌禹锡所无，乃自洁古、东垣始耳。既师其技而又议之，所谓以五十步笑百步也。（卷首《序》末空白处）

《本经》无一语及五运六气，其言药所主治，本之实验。《别录》以下亦然，岂待后人耶？（卷首《序》末空白处）

升麻《别录》始见。

《本经》桑根白皮在中品。

《本经》丹参在上品。

《本经》芎藭在上品。

《本经》茜根在上品。

《本经》龙胆在上品。

《本经》槲木在上品。

《本经》桃核、杏核在下品。

《本经》皂荚在下品。

乌头乃《本经》正品，不得言“附”。（卷首目录，页1）

《别录》称人参通血脉，破坚积，疗心腹鼓痛，匈脇逆满，故古人多用人参为疏导之药，如理中治匈中痞坚是也。后人不识其用，而喻嘉言谓：于消导剂中加人参。吴又可谓：于攻下剂中加人参，其力自倍，乃骇其神异矣。（卷上，页1）

今所用肉桂乃桂之干。桂枝乃柳桂之枝。前人亦无菌桂为桂根之说。（卷上，页13）

按《别录》黄连调胃厚肠益胆。大抵本是写心之药而能益其府。写心故厚小肠，写心主故益胆。（卷上，页20）

牛黄乃牛胆汁所凝成，如人之有胆石病矣。寒热往来，治在少阳，惊痫狂瘕，皆少阳相火，挟厥阴风盛而致。以牛之病胆治之，所谓误治也。（卷上，页28）

张志聪（1644-1722），字隐庵，浙江钱塘人，清代著名医家。师事名医张卿子，穷研医理，于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颇有心得。构侣山堂于杭州香山，招同道、弟子数十人，讲论医学，为中医医学教育民间授徒形式之一大发展。生平著述颇丰，存世医学著作八部。所著《本草崇原》，是历史上第一部注释《神农本草经》的药学专著。全书分三卷，按《神农本草经》三品分类法，将药物分成上、中、下三品，运用五运六气的理论，对300味中药的药性做了恰当的阐释，是一部实用价值较高的本草学专著。

太炎批本为清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排印《医林指

月》本。第一则题记为总评,其余六则批语或点或评,对医典的理解,药性的探讨,尤有见地。

六、长井江沂《江氏周易上经时义》

是子颇能援引古义,在东方学士中独为娴雅。唯学《易》未得门径,好用臆臆,如爻辰之说,全弃旧义。如以爻辰为非,则屏绝弗言可也,何为巧用其名而又异其义耶?八卦方位改易其常,直谓汉世至今皆错切卦位者,尤为荒诞矣!

长井江沂,号郁斋,日本人,生卒年未详,其生活时代约当中国清末民初之时。精通汉学,于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春秋》均有研究。所著《周易时义》十二卷,自称欲申孟氏(汉代孟喜)《易》学,而象数必求诸许氏《说文》,爻辰则求诸《逸周书·时训》、《吕氏春秋》“月令”及《大戴礼记·夏小正》。然虽间或发明古义,而臆测穿凿尤多。

太炎批本为民国七年(1918)刊印江氏所著《经学全书》十二石鼓斋藏本。见于封面的这则批语,是对该书作者东方之学的总体评价。寥寥数语,深中肯綮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暨南大学图书馆

奉 司 備 案 錄 近 有 三 篇 以 來 心 緒 甚 惡
 周 官 一 書 仲 氏 先 生 定 稿 可 以 上 者
 挽 狂 瀾 矣 若 幸 一 意 立 論 核 以 中
 可 曉 矣 御 後 方 可 望 見 諸 施 以 回
 廖 浩 明 以 官 定 進 五 叔 務 不 能 後
 福 亦 毛 遂 連 雲 可 不 其 事 依 可 遂
 領 弋 仲 氏 先 生 希 不 及 乃 是 以 未

方 耕 理 而 婦 也 門 守 公 事 且 為 已 為
 舉 濱 方 元 畢 岳 也 移 進 即 詳 以 是
 涉 張 注 已 領 計 矣 集 田 年 仙 人 表
 亦 以 赴 想 漫 真 已 過 望 為 遂 楊 致
 元 柳 氏 獻 以 以
 芳 福 五 期 人 參 入
 抄 什 多 也

文見第 80-81 页

船 山 遺 書 二 百 八 十 八 種 偽 清 兩 江 總 督
 曾 國 藩 刻 行 江 寧 先 生 秉 乾 元 之 德 直
 廢 興 之 際 潛 耀 制 作 網 羅 華 夏 今 之 先
 夏 自 其 黃 書 罕 夢 出 也 繼 大 氣 尼 父 呂 後
 蓋 一 人 耳 國 藩 生 其 鄉 里 而 為 獨 創 盡 力
 龍 滅 洪 氏 始 猶 石 保 氏 自 號 功 成 乃 悉 心
 從 逆 而 不 辭 晚 蓋 悔 也 而 刻 是 書 有 臣 和
 先 生 緒 言 道 教 雖 賊 賊 凶 悖 可 化 也

文見第 133 页

白 沙 子 集 六 卷 不 隸 所 得 也 平 生 不 尚 著 述 其 意
 多 寓 之 詩 或 見 之 書 札 中 蓋 至 道 無 名 有 名 而
 辯 証 起 自 宋 以 來 儒 言 相 軋 多 隨 門 戶 而 不 徵
 之 于 心 其 辯 証 又 無 法 度 今 人 依 依 苟 能 理 其 是
 非 白 沙 一 切 寓 之 于 詩 則 幽 競 不 起 而 人 庶 知 自 反
 儒 道 與 釋 老 異 同 亦 不 言 也 洪 氏 傳 其 學 始 有 因
 外 同 異 之 辯 其 在 白 沙 之 風 迹 矣 世 或 疑 白 沙 為
 禪 亦 戎 力 為 解 說 統 以 真 儒 雖 然 生 化 之 說 宋 明
 諸 賢 皆 執 而 愛 之 白 沙 不 免 焉 可 謂 豪 傑 貞 固 之
 士 于 孔 佛 皆 不 盡 也 章 炳 麟 記

文見第 132 页